

著名界世譯漢

教育漫話

著 克 洛
譯 敢 任 傅

商務印書館發行

John Locke 著
傅任敢譯

漢譯
世界
名著

教

育

漫

話

商務印書館發行

謹以此譯紀念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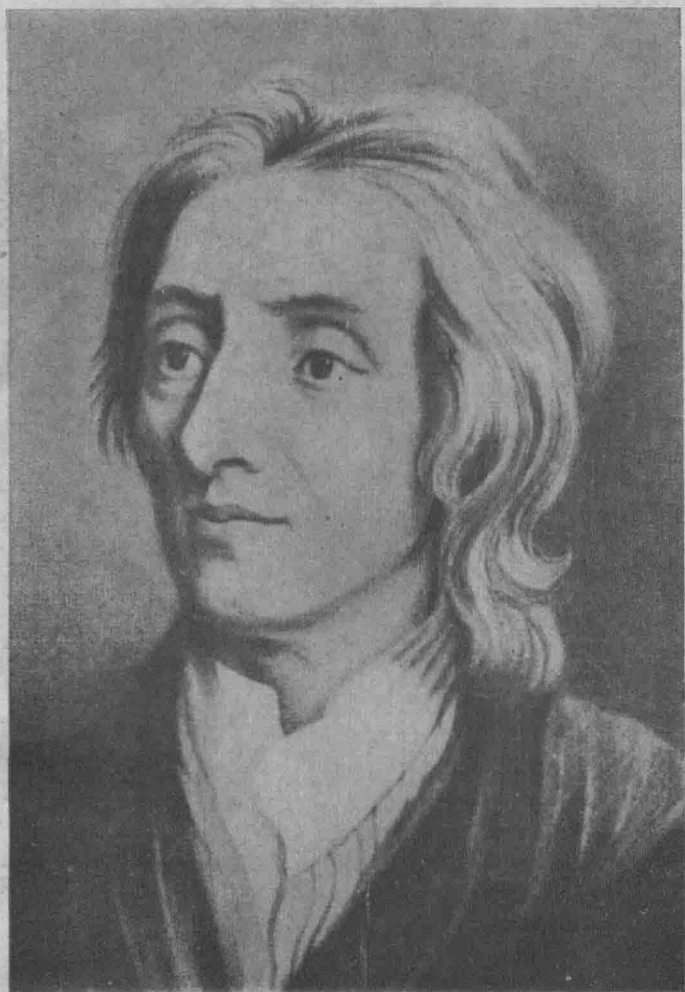
母親喻玉梅女史五十壽誕

任敢謹誌

我有一個熱切的企圖：希望異域的教育上的經典都能譯成中文！
這個譯本就是我的這種嘗試之一——在此以前，同類的書我已
譯出裴斯泰洛齊的賢伉儷，列入商務漢譯世界名著——不過我
是一個時力兩絀的人，萬一譯文有什麼漏誤生疏之處，敬以至誠
希望一切善意的指教。本書漢譯承朱經農先生作序，吳達元先生
等多所幫助，內子楊仁女士爲我擔任繕校之勞，謹此一併謝謝。
任敢。

洛克是一位大哲學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學家。在哲學方面，他是英國經驗派的健將，他開了認識論的先河。在教育方面，他認為人心本如一張白紙，所以教育有無限的可能；其實際的影響是很大的。他的作品純論教育者祇有這本教育漫話。本書先論保健的方法，為教育家中最初詳論身體健康法則的第一聲；次論德育，注重服從理性，剋制私欲，養成良好習慣，見解無不高人一等；末論智育，於教學任務則形式與實質並重，於教學方法則心理與論理兼顧。書出不久，即已瀰徧全英，旋即譯成法文、德文、法國的盧騷、遜德羅、德國的巴西多，受它的影響都很大。

任啟



洛 克 像

(採自 Paul Monroe, *Cyclopedia of Education*)

漢譯本序

朱經農

我很欣幸能有機會首先看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1) 這部著作——教育漫話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的中文譯本。

洛克是英國近代哲學的先驅，他在當時——十七世紀下半葉——開拓了前輩所未完成的新境，同時創建了所謂實驗哲學的根基。他這著作對於教育思想和他的悟性論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對於哲學思想，政府論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對於政治思想是同樣的具有偉大貢獻，各自留下了一頁光榮歷史。不是他一生的經歷學識那麼宏富，我相信決不會有這樣卓越的成就。這書就是他本着平日的醫學心得和家庭教師的經驗，與友人再三通信討論編輯而成的；其中有些感發時勢的話，不必盡與現代思想相合，但我們仔細玩味，實覺含有不少的真理。他那造成士君子 (Gentleman) 的思想，至今還在支配英國的教育。我們

讀到他所提示的教師資格，兒童特質，衛生規則，德性要目，以及反對體罰，提倡實學，注重勞作、養護、禮貌、幸福等事，便不得不佩服他見地的超特，我想最近的新教育理論，也未能完全脫去他的範圍吧！尤其是對於體育的重視，所謂『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他這開宗明義的格言，至今猶膾炙人口，以被人蔑視爲遠東病夫，向不注意兒童健康的中國，豈不值得把這體育論一字一句的細心體會嗎？次如訓育論的主張寬嚴並施，智育論的主張學以致用，這都是我國目前所應奉爲金針之言的。毋怪他這著作的出版，立刻轟動了英國的全部，接著有一六九五年的法文譯本，和一七一〇年的德文譯本，遂使歐洲各國的教育思想，也起了一種極大的變化。可是我們不幸的中國，到原書出版後二百四十餘年的現在，纔有傅先生這部中文譯本，出而問世。但我們不必懊喪，我們只希望這部譯著的刊行，對於我國教育思想，也能發生像法德那一樣的優良影響。

本來教育的研究，最好是從史料方面着手，可是研究教育史的人，若只斤斤於制度沿革的稽考，還是不夠。他對制度變遷的精神和理論，尤得有番精密的探索，纔能充分了解教育學的眞義。這探索的根本辦法，即在把歷代教育大家的名著，一一研習並介紹。傅先生在這卷首，已經表明他對

異域的教育經典，都抱有譯成中文的熱切企圖，我很希望他這企圖，能夠完全成爲事實，我想國內的教育同志，怕也沒有那個不在企求期待着的吧！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於湖南省教育廳。

致奇布勒地方的愛德華葛拉克先生

(To Edward Clarke of Chipley Esq.)

葛拉克先生：

我的教育漫話現在出版了，這些漫話依理是屬於你的，因為它們是我在數年前爲你寫的，其內容不出我致你的信札中所說的話。除了次序較之原信略有更動之外，其餘都沒有什麼大變動；讀者看了我有些地方行文的隨便，就可以知道這些漫話，與其說是一篇公諸大眾的論文，倒不如說是一段朋友間的私人談話，來得確切。

有些出版書籍的人，不敢承認刊佈是出於自己的意思，往往諉爲由於友朋的慫恿。可是你知道，我這些文字假如不是朋友們聽說之後，迫着要看，看了以後，又讓它們刊行問世，它們的確是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在見解上敬重的朋友們告訴我，說他們看了很以我的意思爲然，說這部草

稿印了出來也許有些用處，這種說法可觸着了我一向不變的心思。因為我覺得人人有一種必盡的義務，應該竭盡一己的智能，為國家去出力；若是有人沒了這種思想，便與禽獸沒有分別了。這個問題的關係是很大的，而正當的教育方法又是一件有益大眾的事情，假如我的力能從心，我是不會需要別人的憐惠的。所以這些文字儘管淺薄不足稱道，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並不怎樣重看它們，終不敢因為貢獻太小，而不把它們獻諸公衆之前，以表示我的區區之意。將來倘若還有與我的朋友們懷抱同樣見解的人，也都賞識這些文字，認為印了不算白費，那麼，我便可以聊以自慰，它們沒有糟塌大家的功夫了。

近來時常有人和我談到，說教養孩子真有無從着手之感，近來大家又都感慨着，說青年人墮落得真早；這個時候有人出來，把自己關於這個問題思考的結果，公之大衆，以期拋磚引玉，激起別人也來思考一番，或者質之高明，冀求教正，我們總不能說他的舉措是一點都不得當的。因為教育上的錯誤比別種錯誤更不可輕犯。教育上的錯誤正和錯配了藥一樣，第一次弄錯了，決不能藉第二次第三次去補救，它們的影響是終身洗刷不掉的。

我寫了這點東西，自己絕對不敢誇有什麼貢獻，假若將來有能力比我更好，作這種工作比我更合適的人，好好寫一篇合於我們英國紳士教育的文章，來指正我的錯誤，即使爲你設想，我也無所謂的；我個人只希望青年人能夠得到最好的教養，（這應該是大家所盼望的，）並不一定要自己的意見被接受。不過你也得給我證明一下，證明我在這裏所主張的教育方法對於一位紳士的孩子也會有過一些意外的好影響。我並不是說這種好影響的形成，孩子的本性好沒有關係，但是我想你和一般做父母的人一定都知道，那種與我的方法相反的教育兒童的方法卻是不能改進他的本性的，是不能使他愛好書籍的，是不能使他耽嗜學問的，是不能如現在的情形一樣，使他在受教以外還想多學的。

我的目的不是把這些文字向你吹噓，因爲你對於這些文字的意見，我早就知道了；同時，我也沒有請你吹噓，請你庇蔭，把它推薦於世人的意思。兒童應該受到良好的教育，這是一般做父母的人的責任，也是他們所應關心的事，而且國家的富強亦靠兒童具有良好的教育，所以我願人人把這個問題認真想想；願他把空想、習俗、或理智對於教育所主張的方法仔細考察一番，辨別一下，然

後幫忙提倡那種最簡易，最敏捷，最能夠爲各業準備一種有德行，有用，能幹的人才的訓練青年的方法，注意他們的各種情況；雖則最應該當心的還是紳士的職業。因爲一旦紳士的教育走上了軌道，其他一切自然很快的就都入軌了。

我不知道我在這篇文字裏面除了表示我對於教育問題的一片熱忱以外，是不是還有一點點進一步的貢獻；萬一它還不致見棄於世人的話，那都是你的功勞。我之所以發願來寫這些文字，全是因爲敬慕你的緣故，我能把你我這點友誼的跡象留給後世，在我真是一件值得愉快的事情。因爲我能和一位誠篤的，賢能的，高貴的愛國志士長久相親相愛，這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福，也是我能夠留在身後的最好的紀念。

你的最渺小的，最忠心的僕人，約翰洛克。一六九二，三月七日。

教育漫話

一 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康之身體，這句短短的話，卻寫盡了人世的幸福。大凡身心兩均健全的人，他便不必再有什麼別的奢望了；身心有一不健的人，即使得到了別的種種，也不能增加快樂。人生的痛苦與幸福，泰半由於自造。不善用心的人，作事決不能夠選擇正當的方法；身體孱弱的人，則有了正當的方法，也不能作出什麼成績。我相信有些人的身心生來就很結實，健康，用不着外力的輔助；他們憑着天賦的異稟，自幼便能向着最好的境界去發展，憑着得天的優厚，生成能夠做出偉大的事業。但是這樣的人原是很少的；我敢說我們日常所見的人們，他們之是好是壞，有用無用，什九都是由於他們所受的教育決定的。人類之所以有千差萬別，便是教育的力量。我們兒時所受的印象，那怕極微極小，小到全不覺得，都是有極重大極長久的影響的；正如江河的源泉一樣，水性至柔，一點點人力便可以把它導入他途，使河流的方向根本改變；根源上這麼移動一點點，但是趨

向既異，終結地的差別便相差得極遠了。

二 我覺得孩子們的心性之易於領導，之可以驅之東則東，驅之西則西，正和水性是一般無二的；但是心性固然是人生的主要部份，我們應該格外關心，而心外的驅殼卻也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我打算首先談談身體的健康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對於身體健康問題格外肯去研究，我之先談這個問題，大概你也早已料到了；這個問題的範圍不大，大概不要多久的時光就可以談完。

三 我們要能服務，要得幸福，必得先有健康；我們要能忍耐勞苦，要能出人頭地，也必須先有強健的身體；這種種道理都太淺顯了，用不着再去證明。

四 我現在所要討論的健康問題，和醫生對於有病的，身體脆弱的兒童的看法不一樣，我所注意的是父母對於兒童的本來健康的，至少是沒有疾病的體格，在不假助於醫藥的範圍以內，應該怎樣維護它，改進它。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短短的一條原則就可以說清楚，就是紳士們對於兒女的處置應該照着鄉下誠篤小康的農地主對付子女的办法一樣。不過，母親們也許覺得我的方法太嚴酷，父親們也許認為我的說法太簡短，所以我還是打算稍微詳細的說明一下；只是我有一

點一般的確切的觀察，深願女界諸君仔細想想。這就是大多數兒童的身體，因為父母過於疼愛之故，全都弄壞了，至少也受了損害。

五 第一件應該當心的事是：無論冬夏，兒童的衣着都不可過暖。我們初生的時候，面孔之嬌嫩並不次於身體上的其他部份。但是因為習慣了，它便較之其他部份受得起風寒了。所以從前雅典人看見大月氏 (Seythian) 的哲學家赤身露體，行走於霜天雪地之中，覺得奇怪。大月氏的哲學家的答覆就頂值得玩味了。他們說：『冬天氣候酷寒，你們的面孔為什麼受得住呢？』雅典人說：『因為我的面孔習慣了。』『那麼，你把我的身體都看作面孔好了。』大月氏人說：我們的身體只要從小養成習慣，它們是什麼都受得了的。

此外又有一個相反的例子，證明習慣的力量，對於過度的炎熱亦可克服，這是我在近來出版的一本頗有創見的遊記上面看到的；我現在且把作者的原文抄在下面。『他說摩爾太 (Malta) 比歐洲任何地帶都熱；那熱度還在羅馬之上，悶得極利害；加之涼風又不多有，所以更加難受。一般人都黑得像基普西 (Gypsy) 人一樣；但是農夫們不怕大陽；他們每天在最熱的時候還

是繼續工作，一點遮斷炎陽的東西也沒有。這就使我相信，只要我們從小習慣了，有許多看去似乎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的本性全是可以適應的。摩爾太人就是用的這種辦法，去鍛鍊他們的兒童，使他們不怕炎陽，兒童從出世起，一直到十歲止，全是一絲不掛的，既沒有衣，也沒有褲，頭上也沒有遮蓋。」

所以我敢奉勸你，像我們英國這種氣候，你對於風寒是可以不必過事防範的。英國有些冬夏穿着同一套衣服的人，他們也並不感覺什麼困難，也並不覺得比旁人冷。萬一做母親的怕孩子受了霜雪的侵害，做父親的怕受別人的指謫，對於霜雪要有點防備，那末，千萬可別讓孩子的冬服過於溫暖；此對還應記住：「自然」已經給孩子的腦袋好好地用頭髮遮住了，又給了它一兩歲的時光光的鍛鍊，他在白天固然可以不必戴帽子，晚上最好也可以不戴；腦袋穿戴得溫溫暖暖是最容易惹起頭痛，傷風，發炎，咳嗽，等等疾病的。

六 我說到孩子的時候，都是用個「他」字來代表，因為我這篇文字的主要目的是在討論青年紳士從小至大的養育方法，對於女孩子的教育不見得全能適用；不過兩性所需的不同的方